

CHINA

李存葆 ·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张贤亮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韩静霆 · 凯旋在子夜
蒋子龙 · 燕赵悲歌

小说月报

刘心武 · 公共汽车咏叹调
晓 剑 · 本市市长无房住
刘亚洲 · 将军的泪
陆文夫 · 临街的窗

第2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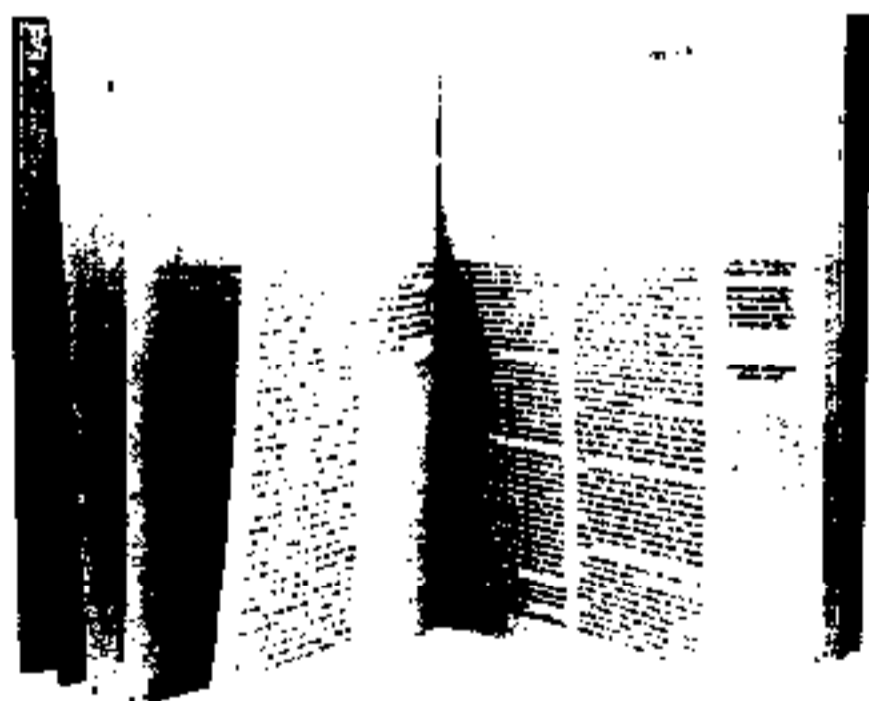
阿 城 · 孩子王
浩 然 · 新 婚
叶蔚林 ·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航 鹰 · 大墙内外
方 方 · 十八岁进行曲

CHINA

小说月报

第2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第2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186-1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03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75 插页 2 字数 8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45.00 元

小筑月报

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 录

中篇小说

李存葆小传

- | | | |
|-----|-------------|-----|
| 5 | 山中,那十九座坟墓 | 李存葆 |
| 185 | 文学不应对历史留下空白 | 李存葆 |

张贤亮小传

- | | | |
|-----|----------|-----|
| 191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张贤亮 |
| 420 | 我的倾诉 | 张贤亮 |

韩静霆小传

- | | | |
|-----|-------|-----|
| 429 | 凯旋在子夜 | 韩静霆 |
|-----|-------|-----|

小说月报

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录

606 瞬间和永恒 韩静霆

蒋子龙小传

611 燕赵悲歌 蒋子龙

743 “悲歌”之余 蒋子龙

短篇小说

刘心武小传

753 公共汽车咏叹调 刘心武

792 关于长镜头和咏叹调的自白 刘心武

晓剑小传

803 本市市长无房住 晓 剑

CHINA

小说月报

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录

829 写小说是件很愉快的事 晓 剑

刘亚洲小传

833 将军的泪 刘亚洲

846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刘亚洲

陆文夫小传

879 临街的窗 陆文夫

898 有用与有趣 陆文夫

阿城小传

905 孩子王 阿 城

浩然小传

949 新婚 浩 然

小说月报

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目录

968 《新婚》的题外话 浩然

叶蔚林小传

975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叶蔚林

1005 文学的新与旧 叶蔚林

航鹰小传

1011 大墙内外 航鹰

1075 情书并非一张旧网 航鹰

方方小传

1083 十八岁进行曲 方方

1134 倾诉是心灵的舞蹈 方方

1137 编后语

CHINA

中
篇
小
说

CHINA



李存葆小传

李存葆，男，1946年出生，山东省五莲县人。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新时期以来，发表了200余万字的作品。曾40余次获省以上文学奖，9次获全国、全军级文学大奖。其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分获全国第二届、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他参加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获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与王光明合作）分别获“中国潮”奖、全国报告文学奖；电影剧本《百年老屋》获中国首届优秀电影剧本奖。近几年致力多种题材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1995年创作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第一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并获全军八一大奖新作奖的一等奖。1996年创作的长篇散文《鲸殇》获《十月》文学奖。1997年创作的长篇散文《大河遗梦》，再获第二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大散文《祖槐》、《飘逝的绝唱》，分别荣登中国散文1999年、2000年排行榜。其小说被译成美、法、日、英等十余国文字。

CHINA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李存葆

不管是伟大先哲的功与过,还是芸芸众生的是与非;不管是神奇的创造,还是无谓的牺牲……一旦成为过去,后人统统称它为历史。

历史是有局限的,没有局限也就没有历史。

虽然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人们从中看到的却不尽相同。

——作者手记

一九六〇年春,国防部长林彪亲临 S 军区所辖半岛防区视察。

数日后,半岛驻军各师得悉“林总”指示如下:根据主席“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伟大战略方针,半岛防御重点在南不在北。彭德怀于半岛北部重点设防,同主席军事思想背道而驰,属战略性错误……

当年年底,驻守半岛北部的 D 师,舍弃了建国以来所修筑的各种永备性坑道、工事,舍弃了刚刚竣工的雀山工程——地下师指挥所,冒着纷飞大雪,移防半岛南部龙山一

带。

时隔八载——一九六八年元旦，D师派出部队至半岛北部，将雀山工程一举炸毁。

D师政治委员秦浩，对此举的伟大战略意义做了五点阐述：一、不破不立，不炸掉雀山工程不足以彻底否定彭德怀；二、诱敌深入，不能把工事留给敌人；三……

随着雀山工程一声惊天动地的毁灭性爆响，在半岛南部，与雀山工程同等规模的龙山工程破土动工。

警铃！

凄厉的持续的告急铃声隔着山坡传过来，骤然间由远而近。紧接着，一辆绿色救护车冲上了山垭口，呼地兜起一股风尘，从写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的木牌下掠过，顺着坑坑洼洼的傍山急造公路驶去……

沿途，上行的或是下行的卡车，远远地便自动停靠在路边，给它让开通道。司机们从驾驶室里钻出来，一个一个紧绷着脸，向着暮霭沉沉的山间张望。

夕阳衔山。对面半山坡上的一溜儿巨大的标语牌，“乘党的‘九大’东风，加速修建地下长城”，在斜晖里闪着殷红的光；标语牌下的坑道口则完全罩在阴影里……就从那儿，传过来一阵阵急促、惊慌、嘈杂的人声……

塌方——工地上的死神，不知又要把谁的名字从连队的花名册上抹掉。

救护车在二号坑道口的备料场上打了个急转弯，嘎地一声刹住，却不熄火。

两名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腾地跳下车。只见双大功营营长郭金泰和战士们一起，已经抬着三副担架从坑道口跑出来。

三名重伤的战士在呻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担架抬上车。未等医护人员坐稳，郭金泰便吼道：“快，开车！”随手砰地关死了车门。

救护车呼啸着一路烟尘远去。

大山静了下来。

郭金泰挥手遣散了前来抢险的人群，把三连和四连的干部叫到面前。

“通知所有的作业班……先撤离坑道。”过速的心跳，使他说话有些底气不足，“晚上分头总结一下，仔细检查安全措施。什么时候复工，听命令。”

两个连的干部一齐应了声“是”，转身跑进坑道。

郭金泰摘下安全帽，就势坐在一个水泥袋子上，朝黑黝黝的洞口呆望了一会儿，旋即又站起来，沿着灰蒙蒙的施工便道往山南坡走去。

坡南边的一号坑道，才是他最担心的。

他有一种预感：那里早晚要出大漏子……

郭金泰战争年代同敌人拼了七年刺刀，和平时期同坑道打了十几年交道。风里雨里，水里火里，苦则苦矣，却不曾怕过、愁过。可龙山工地上的一年零五个月，却天天都是提着心、吊着胆挨过来的。魄力越来越小了，胆量越来越小了。人高马大的身子骨仿佛在萎缩，曾被称为“天庭饱满，地

“方圓”的脸盤兒已塌陷了兩腮，鬢角染上了霜迹。額上的皺褶像是勒進了額骨，那麼深，那麼重……

當年戰場上的英雄，昔日大戰雀山工程的鐵漢，如今剛四十出頭，却再也覓不到那虎虎生風的神采了。

怕死了？

惜命了？

不，郭金泰還不至于自輕自賤到那種地步！

這龍山，東西蜿蜒三十餘里，懷抱一片寬闊的海灣，宛若一條飲海游龍。一座可容納 D 師整個指揮機關的地下工程，就定點在東端龍頭崖附近的山脊上。工程以大批判開路，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而行之，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一下子投入一個團的兵力，從四個坑道口同時掘進……講聲威與氣魄，是足以振奮軍心的。

只是，開工不到一個月，人們就發現，裹着華麗“鱗甲”的龍山，竟是一條筋斷骨朽的“老龍”。去年夏天，一位技術員在調走之前悄悄地告訴郭金泰：龍山表層系重風化岩，山的整體性很差，山體中心，很可能是泥夾層……這些字眼，全是“老施工”們最忌諱的。果然，隨着坑道向大山深處的推進，塌方日益頻繁。雖說到眼下還沒死人，但僅雙大功營負責的一、二號坑道，已有近二十名戰士斷胳膊少腳成了殘廢！

他感到奇怪的是，上面從未追究過事故責任。難道這是對他郭金泰及其他營連干部的寬容？不！這是一種暗示：龍山工程，不計代價，不惜血本！

師長到地方“支左”不在其位。下這種決心的是“九大”代表、師政治委員秦浩。

秦浩不止一次说过：林副统帅对龙山工程有过“具体关怀”。如今“九大”闭幕，秦浩迟迟未归，据传到工地的消息说，他在等待“林副统帅”为龙山工程题词……传闻沸沸扬扬，又为工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圣色彩。

郭金泰作为一个施工营的营长，对工程的政治背景和战略地位，他尚可不问；但他必须对工程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负责。眼下他的最大难题，是一号坑道内正在掘进的荣誉室。按设计，那荣誉室长四十米，高十八米，宽三十六米——其高、宽度大大超过其它室，而且用料考究、豪华，将是这座地下工程中的“金銮殿”。

在石质如此恶劣的山体内打洞，高点长点还好说，怕就怕跨度大。方才二号坑道的塌方已经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次险情，这等于给了郭金泰一个信号：坑道已深入山腹，石质越来越差。那荣誉室不出事则已，要出就是大事！……不能犹豫了。他必须在上级改变设计之前，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在一号坑道担负掘进任务的是一连——“渡江第一连”。

暮色中，离坑道口百米远的席棚、板房、帐篷间，已有几缕炊烟袅袅升起。施工作业三班倒，分不出这该是早饭、午饭还是晚饭了。

一连连部的木板房内，指导员殷旭升正捂着话筒打电话。那毕恭毕敬的姿势和神态，使郭金泰立刻便猜到他是在跟谁通话。

稍停，郭金泰跨进屋。

殷旭升放下话筒，笑笑：“营长，秦政委从北京回来

了……”

郭金泰沉思了会儿，说：“殷指导员，通知作业工班，停止掘进荣誉室。你们连先和二连一起，被复开掘出来的房间。”说罢，他两眼直盯盯地在殷旭升的脸上搜寻反应。

殷旭升是秦浩一手培养起来的学毛著标兵，有“热线”直通师政委。此刻，他微微皱皱眉，嘴唇蠕动了几下：“这……是谁决定的？”

“我！”郭金泰平静却不容置疑地，“执行命令！”

当殷旭升眼睛触到郭金泰那不动声色的目光时，他羞恼地感到，自己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一片飘起来的糠皮儿。

半晌，殷旭升才吐出一个拖着尾声的“是”字来。可那微微上翘的嘴角却流露出一不屑争辩的意味……

郭金泰阴沉着脸走出连部。

二

殷旭升没有向本连作业班传达郭金泰“停止掘进”的命令。他有这个胆子。他相信这样做才能符合革命的潮流。

坑道施工，向来是以掘进的米数来标榜成绩的，就像打仗时看你击毙了多少敌人而不是看你挖了多少战壕来评功一样。

他要抢米数，抢进度。

秦政委需要进度。

他殷旭升也需要进度。

进度里有荣誉，进度里有政治。

尤其眼前“九大”刚闭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